

Cheers

每滴酒 都不一样

Şeref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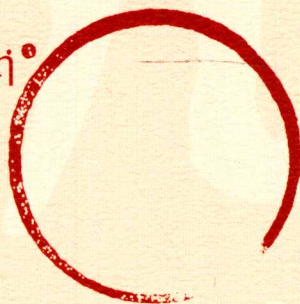
沈爱民 —— 著

Cin cin

για πρόποση*



Every drop of wine
is
different



Santé

Prost

版传媒集团
文艺出版社

Ваше здоровье

都 每滴酒 不一样

Every drop of wine
is
different

沈爱民 —————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每滴酒都不一样 / 沈爱民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306-7702-5

I. ①每… II. ①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301520号

每滴酒都不一样

MEI DI JIU DOU BU YIYANG

沈爱民 著

责任编辑: 赵世鑫 特约编辑: 于善伟

装帧设计: 吕彦秋

出版发行: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本: 910×640毫米 1/16

字数: 350千字

印张: 25

版次: 2019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liuliansheng@yuewen.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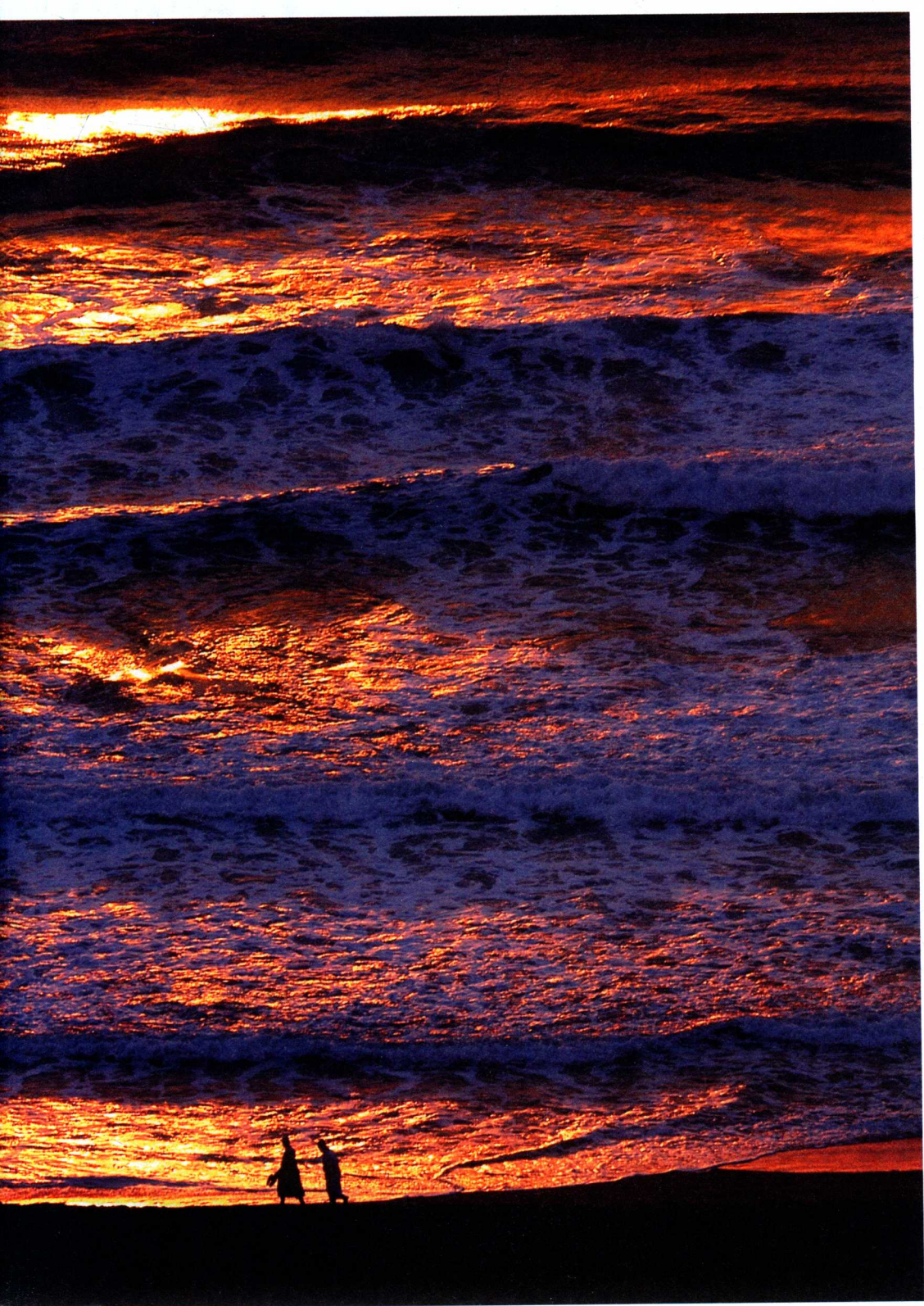












P A R T I

酒困路长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草黄路长天苍茫	002
园中有间空屋子	016
醉折花枝当酒筹	030
面纱后的眼神	046
葡萄酒的三重性格	060
每块砖头都有表情	074
酒意盎然的诗人	092
草青露白水中央	108
走上金色之丘	126
三套车与喀秋莎	142
茶里酒里看台湾(上)	156
茶里酒里看台湾(下)	168
烟波浩渺金三角	182

P A R T 2

东篱把酒

一杯红酒配电影	202
生活如风 驻足酒中	218
品酒赏碟看人生（上）	230
品酒赏碟看人生（下）	244
举杯邀谁共饮酒（上）	258
举杯邀谁共饮酒（下）	274
怎么知道你来了	290
醉里挑灯看酒刀（上）	306
醉里挑灯看酒刀（中）	320
醉里挑灯看酒刀（下）	334
雨后复斜阳	350
烟色苍茫	368



酒困路长

不过一般来说，
总是可以找出一些托词，
勉强蒙混过关。
但是在草原喝酒，
不是如何应对的问题，
是根本不该应对。

草黄路长 天苍茫

都说，在草原上，如果有 10 个小时，那么，7 个小时需要用来赶路，1 个小时用来干正事，剩下的 2 个小时，都会用来喝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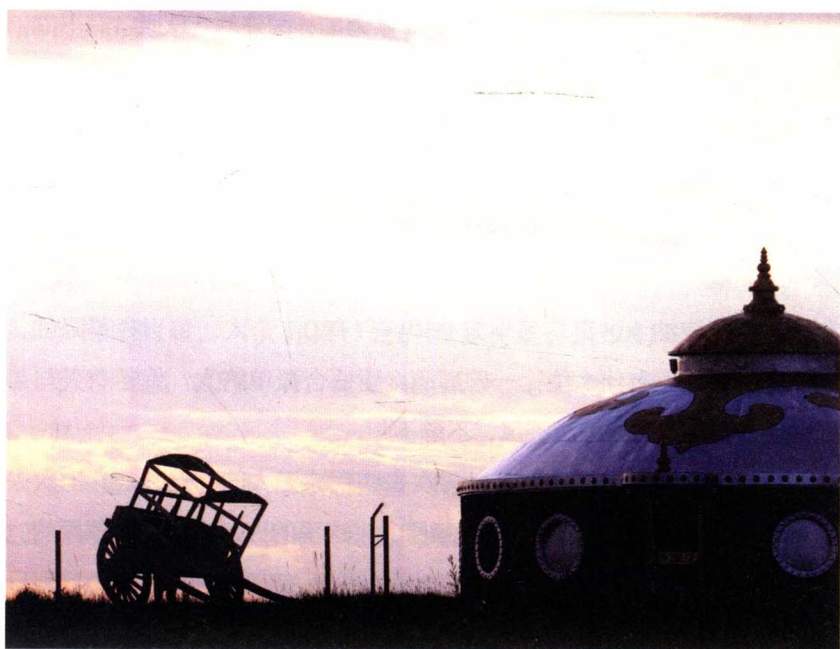
这种对草原时间的描述，基本靠谱。而且，我觉得喝酒其实也是正事。

- 01

各地都有一些劝酒的方式，有些很难应对。不过一般来说，总是可以找出一些托词，勉强蒙混过关。但是在草原喝酒，不是如何应对的问题，是根本不该应对。

啰唆啥嘛，举碗，干！

对，不是举杯，而是碗。记得很多年以前，第一次去锡盟，就是这样开始喝酒的。来接的当地朋友，拦住我们的车，带到路边的小山上，



山上有个敖包。朋友拿出酒壶，倒上一碗酒，那碗和我家里吃饭的碗差不多大小，材质看起来是铜的。

我知道，这叫下马酒。民族风俗，朋友情意，又是在敖包。印象中敖包是神圣的地方，那首歌传唱大江南北后，敖包也成了浪漫的地方。此时此地，扭捏不喝太娘炮，甚至猥琐。

于是，不须多言，做豪爽状，接过碗，迎着风，一饮而尽。归还酒碗，拍拍朋友肩膀，准备潇洒上车，不料，朋友微笑着说，刚才那个是铜碗，这只是银碗。我愣了一下，再看后面端酒的姑娘，天，手里还有一只金颜色的碗。

既然已经做出豪爽样子了，再装怂有些晚。于是，铜碗，银碗，金碗，三碗下去，后面的路，都在醉意朦胧之中。

后来多次去过各种草原，内蒙的，新疆的，国外的。草原各有不同，有一点倒是相同的：在草原上，只要停下来，就能见到酒。

走得多了，渐渐走进草原深处，才有些明白，为什么草原人如此喜饮、善饮。如果喝酒是为了应酬，那就是负担；如果喝酒是发泄方式，就令人厌恶；如果酒是伴侣，就是一种诉说。

茫茫草原，天低地广。牧人经常独处，陪伴他的，只是羊、牛，还有马。在额济纳旗，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0.1个人。每当夜幕降临，马头琴响起，还有什么能比一碗醇酒，更适合孤单的人？倘若有天与弟兄相遇，当然更需要把酒临风，不醉不归。

其实我个性比较适合独处，喜欢去些荒凉无人的不毛之地。上次去伊犁，伊犁接近70%的面积都是草原，来这里的人基本都是看草原的，我却去了图开沙漠。图开沙漠本来就没什么人来，去时赶上正午，烈日当头，沙漠如饕坑，热得空无一人。司机躲在一个树荫处，看着我，眼

神传达的信息很明确：傻帽，你自己去吧。

视线所及，这片沙漠只有我一个人。图开沙漠周围都是绿洲，有人说，它是最后一滴眼泪。我不知道其中的意思，是说谁的眼泪？是绿洲的吗？如果真的是眼泪，我觉得是图开自己的。它像一个小孩子，跟着大家族走，走啊走啊，也许睡着了，也许是低着头看野花，结果把自己弄丢了，孤零零地待在绿洲里，挺尴尬，像是一个被家族抛弃的孩子。

同样广袤无垠，但在沙漠这种地方，让人首先考虑的问题，是能否存活。而在草原，让人经常想起的问题，是应该怎样活。

怎样活，比能否活的问题，显然更加湿润。

有个说法，说阿拉伯人去沙漠，有三样东西是必备的：水、炒麦粉和椰枣。法国人去沙漠，必备的三样东西是水、面包和音乐。日本人带的是水、寿司和西装。中国人带的是水、馍和遮阳伞。最后的那个东西是调侃各国人不同的特点，共性的是大家都知道要带水。如果把这个段子里的沙漠换成草原，我想，也许可以把水换成酒。

我在各地草原都有一些朋友，他们邀请我去的时候，有很多理由。写诗的说，下次你来，我们顺着河谷走，那里诗情画意，风景无限。玩摄影的说，下次你来，我们跟着花走，这里的花是一茬茬开的，红的开过，黄的又来，有个高原草原，花开得一层层的，颜色都不一样。

我渴望跟着河谷走，跟着花走。不过，最吸引我的，是锡盟这个朋友的邀请。他说，下次你来，我们找些马，跟着牧民走，晚上住在山岗上，可以喝一晚上马奶酒，醉倒在帐篷里，早上醒来，露水会覆盖在毡毯上。

